

江西通志稿

第八〇册

江西通志稿

卷一百一十五

文徵論說類目錄

論類

明

江西大志論二首

千金波論

道統無絕論

清

郡志紀年論

食鹽論略

觀物論

社會論

王文成學術論

禪根論

王宗沐

徐良傅

畢貞士

謝鳴謙

邱維屏

管樂

宋啟儒

王頌三

謝文府

改葬論

賴山水論

汪淮

黃文汾

辯類

唐

廬江四辯

虞藻

23

宋

九江彭蠡耕

朱熹

24

明

敷淺原耕

李滢

29

京都吉安金館始末辨

曾之傳

良知辨

羅洪先

歐陽文忠公謚議

玉山講義

鹿洞教規

白鹿洞書院講義

語錄

梯雲義約

財賦議

明

社學訓蒙大意

鹿洞為學次第八條

兌軍議

臨川郡公吳澄從祀孔廟議

興國縣八議

魯國陳文正公議

李清臣

朱熹

朱熹

陸九淵

陸九淵

徐鹿卿

周頌

王守仁

章漢

夏良勝

伍福

海瑞

李鍾

議減水夫

清虛室編議

建曾文定祠議代綏縣令

忠祠議

白鹿洞講義

清

道源書院彙約

豫籌安置各省飢撤義勇議

贛州名宦鄉賢祠

請復同仁相置主並託議

詳請裁存各役議

詳請脩葺查什軍運漕議

請改折新色糧米議

表	海
---	---

劉同升

符遂

錢琦

胡唐仁

彭家屏

王象珣

張商瑗

熊飛渭

魏錫補

李
蘭

樓日升

謝明學私語議

說類

宋

剛說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元

黃壁元瑜字說

明

惜陰會說

惜陰中約說

瀘菴說

甘肅

蘇軾

文天祥

吳澄

王守仁

鄒守益

宋一暢

103

102

101 101

南園隱說

養氣說

清

誠說上下篇

南園說呈杜色侯

禹貢九江說

考類

明

封禁考略

九江考

清

九江考

劉松

陳獻章

106

謝文海

郭之屏

劉均

113 113

李鴻

彭錫璜

115

趙儼

兩廣五嶺考

梅嶺

大庾嶺

二梅嶺考

漢臺墓考

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五嶺成

吉郡理源流考

林有序

王謨

王謨

邱成和

畢亨

解文珂

李崇禮

姚灝

江西大志論二首

明 王宗沐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為起于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袵
 復隍之警。弧矢除戎之義。蓋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
 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三代以後
 之治亂。未嘗不以兵。是為得罷不講也。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
 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略。盡于此矣。此之則彼。乘民安
 則盜輯。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于多事。
 蓋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
 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
 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
 廣兵苦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
 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為經年之
 計。冀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
 遑。鼓溺頃者。調狼兵以萬計。進又募人廣海間。道必取西江。其供

應石給而焚廬持弩幾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鄧公本立皆條
疏令總督遣官護往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藉者即奏可施行而
彼方魚鳥聚朝不圖夕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頤瞑目以視
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為盜其
計未可遽止也而況贛州之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
能草獮禽雜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南豐
震驚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可為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
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寔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
爪牙也爪牙去則孤豚特犬皆能為患今各覺旁伺意在需時萬
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壘而況連湖湘口口口而控南粵
以為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術減耗民惠言兵若支贅者每一
調遣練習若兒戲然德前惠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
威非特去爪牙也皮不傳矣於此而欲建寇討之議信截截之法
立不可測知之防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為然者夫江西地險

齊民強而善鬪。訟桂文襄公墓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
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夸人之官而殺其讐不已也。不
可安枕而臥者也。使其為公戰如報私仇。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
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為
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勲至。聯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于
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為今計者。不過
三事。曰練。曰募。曰調。練為上。募次之。調為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
野戰。野戰為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數與退而不可盡
法者。眾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
供給之費。眾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于無益也。百里而奔
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虞
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間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于調者。元末楊完
者之在臨安可鑒也。非國家之計也。若必以為藉調者是田單
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

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于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于掖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于不次。又設專官。以為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子旁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業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寔于斯土者。固宜以為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于數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紐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效。伏險于大順。慮患于未然。而況浙直連城。閩廣未靖。四鄰剋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太史公曰。教習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弛于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世儒闇于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為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聞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
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
不可談海陵之積。蠶然之治，非所以切寔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
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
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于以為戲者。獨以生
死之法行于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
幟為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為之
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于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
而不敢於偷安。米庵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
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于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
糧從，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
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
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馘之法，

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初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剝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于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投膠，分子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於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達時者有獨異之機，任事者多見疑之迹。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于不韙，垂成之迹，每廢于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疑而遽易。甫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閔以禦暴，而亦以為暴。彼韓滕袴首而

稱雄者豈仇首操末者耶亦推埋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
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
復遣故有叫呼于馬櫪者亦有橫枕于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
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助其謀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
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于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
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為白者此所為謹微也集此衆効即
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室不
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于罪謫者邇年以來嘗
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于什伍
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
精兵時變代遷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
突倏忽而至衢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為有守哉前
輪不易後車將覆余故諄諄道焉

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